

中东形势综述与前瞻

李荣 廖百智

摘 要: 2006年,巴以、黎以、伊拉克和伊朗核问题等中东四大热点问题交替升温,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等伊斯兰激进势力不断壮大,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此消彼长。本文旨在总结中东整体形势,并对未来的中东局势进行展望。

关键词: 中东热点问题;伊斯兰激进势力;大国中东政策

作者简介: 李荣,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研究员;廖百智,硕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81)。

文章编号: 1673-5161(2007)02-0009-10

中图分类号: D371

文献标识码: A

2006年,中东地区持续动荡,战乱和冲突频仍,伊斯兰激进势力日趋活跃,美国中东战略陷入困境。总体来看,伊拉克战争结束至今,中东乱象依旧。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东地区仍难摆脱动荡局面。

一、“东线”两大热点持续升温

首先,伊拉克安全局势不断恶化,国家统一面临严峻威胁。以2006年2月22日什叶派宗教圣地阿里·哈迪清真寺被炸为开端,伊拉克陷入血腥的教派冲突旋涡,大量无辜平民成为牺牲品,2006年共有34452名伊平民在各类暴力事件中丧生。^[1]特别是在被称为“过去两年中死亡气息最浓”的10月,伊平民死亡人数高达3709人^[2],创下伊战以来最高记录。而美、伊绞死萨达姆兄弟及伊前革命法院院长班德尔,进一步刺激了伊拉克的教派矛盾,逊尼派对什叶派的仇视加剧,民间的恐怖暴力袭击愈演愈烈,内战威胁日益临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年底离任前指出,伊拉克局势甚至“比内战更加糟糕”^[3]。2007年2月初以来,虽然驻伊美军和伊安全部队在巴格达执行了新安全计划,且重点打击了什叶派萨德尔武装,但伊安全局势未见好转,一次死伤百人以上的恶性袭击事件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仅2007年以来各种暴力袭击事件已造成数千名伊拉克人死伤。虽然伊拉克于2006年成功进行了宪法公投和多次民主选举,从形式上完成了美国为其设定的政治重建进程,但其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各派在美撤军、实行联邦制和石油分配等关键问题上仍尖锐对立:库尔德人主张实行联邦制,以便顺理成章地控制辖区内的石油资源及其收入,甚至谋求将盛产石油的基尔库克划归库族自治区;什叶派获

得第一大党地位后,本想主导伊拉克中央政权,但因长期得不到其他派别的认可,也效仿库尔德人谋求在其聚居的南部地区实行高度自治,以便将辖区内的石油资源据为己有;位于6个贫油省的逊尼派则要求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实行财富共享。三大派系的矛盾尖锐对立,难以调和。2006年10月11日,伊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正式确立了国家实行联邦制的具体方案,规定全国18个省份可各自举行公决,决定是否与其他省份合并组成享有自治权的联邦区,该法案将在18个月后生效。逊尼派强烈抵制该法案,认为“新法案对伊拉克是一场灾难,它将让伊拉克人相互杀戮,而非实现和解”^[4]。舆论普遍认为,这项法案的实施可能加快伊拉克分裂进程。

其次,伊朗的强硬政策导致核对抗不断升级,局势日趋紧张。自2006年初以来,美国和欧盟在伊朗核问题上恩威并施,“胡萝卜”与“大棒”轮番使用。但伊朗始终坚持其强硬立场,并以外交分化和武力示强两手与美欧周旋,先后公开拒绝安理会“主席声明”、六国“一揽子解决方案”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696号决议。在软硬兼施均无法阻止伊朗核活动的情况下,2006年12月23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第1737号决议,决定对伊朗实行与其核计划和弹道导弹项目有关的禁运、资产冻结和限制相关人员出国旅行等制裁措施,并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在60天内就伊朗执行决议的情况向安理会提交报告,安理会将视情继续加大制裁力度。但制裁决议公布后,伊朗宣布马上开始安装3000台离心机,以加快核发展步伐。进入2007年后,伊核问题进一步升温。一方面,美国不断调兵遣将,加大对伊朗的全面围堵,科威特《阿拉伯时报》甚至披露美国将在2007年4月前武力打击伊朗。^[5]另一方面,针对美动武威胁,伊朗毫不示弱,不但拒绝38名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入境,还在2007年年初连续三次举行大规模军演,军方更威胁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2月8日在德黑兰发表讲话时说,“如果有人入侵伊朗,它们将遭到全方位的报复”,且遭到报复的不仅是入侵者本身,还包括它们的全球利益。^[6]2月21日,在联合国为伊朗设定的最后期限结束后,伊朗仍未做出任何让步。内贾德25日发表讲话,将伊朗的核开发活动比作“没有刹车的火车”。美国副总统切尼表示,为了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美国保留“所有选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递交的报告又为安理会再次通过更为严厉的制裁决议提供了依据。伊朗核问题滑至危险的十字路口。

可见,中东“东线”局势持续紧张,仍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二、“西线”冲突迭起,和平受挫

首先,黎以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并引发黎巴嫩政治危机。2006年7月12日至8月14日,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持续了34天的冲突令双方两败俱伤。黎巴嫩共有1071名平民死亡,其中1/3是不到12岁的儿童,上百万难民流离失所,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0多亿美元,间接损失难以估量。专家估计,这场战争使黎经济至少倒退了10~15年。作为中东第一军事强国的以色列,不但未能摧毁真主党武装、救回两名被俘士兵,反而使108名官兵和40名平民死于战火,且后方遭遇从未有过的火箭弹袭击,损失高达51亿美元。^[7]新上任的奥尔默特总理为此广受杯葛,据以色列2006年8月的一项民调显示,63%的受访者对奥尔默特的表现不满,以军总参谋长哈卢茨也因此于今年初引咎辞职。相比之下,真主党成为这场战争的最大赢家。因其敢于挑战以色列,且打破了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声望大振,权力欲也随之膨胀。停火后,真主党联合其他派别向亲美的西尼乌拉政府“逼宫”,要求组建新的民族联合政府,以

期在内阁中获取更多席位，控制政府决策。为缓解危局，黎各派领导人连续召开多轮全国协商会议，但谈判最终破裂，亲叙派和反叙派公开对峙，真主党及其盟友阿迈勒运动等6名什叶派部长相继辞职。2006年11月21日，黎反叙派工业部长皮埃尔·杰马耶勒遇刺身亡，80万黎巴嫩民众参加了葬礼，强烈要求找出真凶，将矛头直指叙政府和黎亲叙派，使黎国内局势进一步紧张。真主党认为对话已不能解决问题，遂选择街头抗议，12月初先后两次举行百万人静坐示威，公开宣称要“打倒美国的代理人西尼乌拉政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2007年1月23日，真主党及其支持者在全国发起大罢工并引发暴力冲突，造成3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刚刚摆脱战火蹂躏的黎巴嫩又陷入政治危机的泥沼。

其次，巴勒斯坦政权历经内忧外患，巴以冲突持续不断。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于去年年初赢得大选后，曾打算与前执政党法塔赫联合执政，遭拒后选择独立组阁。但哈马斯作为一个长期游离于政权之外的宗教性和群众性组织，毕竟缺乏执政能力与经验，因此一直未能处理好与前执政党的关系，结果导致巴自治区内实际形成两个决策中心，即以阿巴斯领导的法塔赫为核心的民族权力机构与以哈尼亚为总理的哈马斯主导的内阁和立法委员会。两套决策体制并行的结果必然是内斗不止，双方尤其在权力分配、安全部队的控制权等关键问题上相互挑衅和拆台，直至演变成严重的流血冲突。为化解政见分歧，自2006年6月起，两派在“狱中协议”的基础上就组建民族联合政府展开艰苦谈判，但终因在关键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而走进“死胡同”。2007年1月，阿巴斯与哈马斯政治领导人迈沙阿勒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会晤，双方同意通过对话解决巴内部各政治派别的分歧。2月，双方在沙特的调停下最终达成“麦加协议”，商定哈尼亚继续担任总理，且哈马斯拥有7名部长职位。法塔赫则拥有副总理和6个部长的职位。争执较大的内政和外交两个部长职位由哈马斯和法塔赫分别指定独立人士担任，给两大派别以外的其他4个党派预留4个部长职位，基本消除了内部分歧，为重启巴以和谈创造了必要条件。在外部，哈马斯执政以来遭到多方围堵，处境十分艰难。以色列视哈马斯为头号“恐怖组织”，必欲除之而后快，曾先后采取扣压税款、加大对巴封锁等一系列打压举措，企图逼哈马斯下台；同时以继续实施针对巴武装派别领导人的“定点清除”，一度逮捕包括8名部长、20名议员在内的87名哈马斯政府高官，并借巴勒斯坦武装袭击绑架以军士兵之机，发动“夏雨”、“秋云”等报复行动，加大军事压力。在国际上，哈马斯获得的支持也很有限。俄罗斯及一些阿拉伯国家虽邀请哈马斯访问，但普遍压低接待规格。约旦还曾以哈马斯涉嫌走私军火为名拒绝其代表团入境。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哈马斯拒绝接受美、以提出的放弃暴力、承认以色列、接受先前巴以达成的中东和平相关协议等三项条件，美国联合欧盟对其实施经济封锁，使哈马斯上台伊始就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其每月资金缺口高达1.2亿美元，而一些伊斯兰国家的援助资金也因以色列和西方国家的封锁而难以到位。无法领到工资的16.5万公职人员多次暴力讨薪，由此引发巴严重的社会问题 and 人道主义危机。据巴官方统计，2006年巴各项经济指标急剧下降，国民收入下跌10%至15%，国内人均生产总值降至1000美元，失业率攀升30%。^[8]进入2007年后，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加大了促和力度，巴以紧张局势出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近期又因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下进行的考古活动引发巴以新一轮暴力冲突，巴以和平进程前途渺茫。

可见，“西线”冲突不断，巴以和平再次受挫。

三、中东伊斯兰激进势力影响扩大

首先，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激进势力通过选举上台执政成为一股“政治时尚”，对地区政治

生态产生了强烈冲击。在伊拉克，具有浓厚的宗教、部族和极端色彩的组织与团体，借美国推行民主之机纷纷走上政坛，积极参与战后政治重建。其中，什叶派政党“伊拉克团结联盟”凭借其人口优势跃升为伊第一大政治力量，结束了长期由逊尼派主导政坛的历史，并催化中东“什叶派新月带”的逐渐形成，从而引发了周边逊尼派国家的危机意识，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深层矛盾也由此浮出水面；在巴勒斯坦，哈马斯在2006年初举行的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出人意料地击败巴解主流派法塔赫，获得132个席位中的76席，并成功单独组阁，结束了阿拉法特创建的法塔赫在巴勒斯坦长达40年的统治地位；在黎巴嫩，真主党在2005年的选举中赢得128个议席中的14个，并首次进入内阁，在新政府中获得两个部长职位，且黎以冲突令其声望大增、影响扩大。据停火后的民调显示，真主党在黎民众中的支持率由战前的不足50%猛增至80%；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挟2005年大选中异军突起的余威，在2006年针对政府延长《紧急状态法》、推迟地方选举及修改宪法等问题频频发难，并宣布将参加埃及所有民间组织负责人的竞选活动，力图将触角扩展至社会各个领域，谋求在埃社会和政坛发挥更大作用；在巴林，伊斯兰势力在2006年12月初的地方和市政选举中夺得40个席位中的30个，其中什叶派政党占18个，成为最大赢家；在摩洛哥，拥有伊斯兰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已召开党代会，准备在2002年议会选举赢得第三大党的基础上，全面备战2007年的议会选举；毛里塔尼亚一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教派则纷纷要求成立党派，参与2008年的议会选举。对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伊斯兰激进势力正在“劫持民主”，且这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其次，地区伊斯兰反美势力彼此呼应，逐渐形成联动态势：一是伊朗、叙利亚谋求建立长期“特殊关系”，以加强战略协调。双方高层频繁互访，2007年2月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访问伊朗时与内贾德共同表示，将联手对抗美国与以色列在中东的阴谋，共同抵制美国的反恐和防扩散政策以及巴以“和平路线图”计划，强化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支持，并利用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外交资源与美讨价还价；二是伊朗强化与伊拉克什叶派的关系。在伊拉克什叶派的九大家族中，除萨德尔家族外，其他的都起源于伊朗境内，并在反抗萨达姆政权的过程中得到过伊朗的支持。因此，伊朗与伊拉克什叶派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曾邀请伊拉克临时政府总理贾法里访问伊朗，2006年11月又邀请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访问，寻求在安全、经济等领域开展合作；三是叙利亚与伊拉克关系解冻。面对美国日益加大的外交压力，叙利亚主动调整与夙敌伊拉克的关系，2006年11月21日双方又恢复了中断24年的外交关系，并谋求在安全领域开展合作；四是真主党、哈马斯与伊朗间的支持和合作更为默契。真主党和哈马斯在与以色列的军事冲突中相互策应，使以腹背受敌，遭受重创。真主党主动对以挑衅引发黎以冲突，阶段性缓解了伊朗面临的核压力，因此有人将黎以冲突称为伊朗和美国的“代理人战争”。据称今年初真主党停止大罢工也源于伊朗方面的授意。而哈马斯与伊朗关系也日益密切。2006年12月初，巴勒斯坦总理哈尼亚对伊朗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内贾德对哈尼亚承诺“伊朗将与巴勒斯坦人民肩并肩站在一起，直到解放耶路撒冷”，并将于2007年向巴提供2.5亿美元的财政援助。^[9] 据统计，自内贾德上台以来，伊朗已向哈马斯及其政府输送了1.2亿美元的援助。这对长期陷入美以封锁、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哈马斯政府来说不啻是雪中送炭。为此，哈尼亚不无感激地表示伊朗是巴勒斯坦的“战略纵深”，是巴勒斯坦“强大的、有力的、稳固的大后方”^[10]。此外，哈马斯和伊拉克的萨德尔派年初公开表示，一旦伊朗遭袭，它们将对以色列和驻伊拉克美军发起进攻。伊斯兰激进势力的相互支持与互动充分显示，一条连接伊朗、叙利亚、伊拉克、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反美轴心带”在中东地区隐约可见。

最后，中东国家反美情绪高涨，极端势力发展空间增大。受“虐囚”、“漫画”和教皇“圣

战”言论等事件影响，中东温和派国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裂痕日益加大。2006年2月，美国国务卿赖斯访问沙特、埃及等中东四国，谋求在推进西方民主、孤立和打压哈马斯、遏制伊朗等问题上取得中东国家的支持，均连遭拒绝。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同年5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上公开批评了美国在伊核、伊拉克和推行美式民主等问题上的政策，对美表示不满。就连被西方看好的叙利亚10多个反对党也明确拒绝了美国为其提供的500万美元的“民主活动基金”，理由是国内反美情绪高涨，接受美援等于自毁形象。^[11]反美在中东民间已成为一股强大的潮流。据“阿拉伯裔美国人协会”2006年12月14日公布的一项年度民调显示，阿拉伯国家民众对美国的看法日趋负面，对美不满者在沙特和埃及高达80%，在约旦、摩洛哥和黎巴嫩的比例也比一年前大幅增加。^[12]此外，伊拉克乱局的持续和真主党在抗以斗争中的表现也极大刺激了地区激进势力的壮大，其影响正在向埃及、约旦、沙特、突尼斯、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扩展，中东伊斯兰激进势力的生存境遇较前大为改善。

可见，在持续动荡的中东局势中，伊斯兰激进势力日趋活跃，且影响力不断扩大。

四、大国影响此消彼长

与中东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一样，在过去一年里，大国在中东的影响也呈此消彼长态势。自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在中东的困难和包袱也越来越多：一是在伊朗核问题上进退维谷。2006年初，美国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伊朗定为当前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千方百计加大对伊朗的打压力度。但因深陷伊拉克泥沼，美国欲对伊朗动武却遭到国内外的强烈反对，欲对伊朗实施真正的制裁和封锁又难以得到俄罗斯和中国的支持，而伊朗拥有的地缘战略优势和对伊拉克、阿富汗的特殊影响均对美重大战略构成牵制，使美陷入“战和两难”境地；二是对伊拉克乱局束手无策。伊拉克国内占领与反占领、教派、种族以及权力之争相互交织，弱势的民选政府根本无力驾驭如此复杂的局面。美军曾于去年初增兵镇压，但收效甚微，还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截至2006年12月底，驻伊美军死亡人数已超过3000人。美国会研究局同年9月中旬的一份内部评估报告称，为维持在伊拉克的驻军规模，美国每周需要花费20多亿美元，这一数目几乎是伊战爆发头一年每周军费开支的两倍，比2005年高出约20%左右。目前，伊战耗费已超3000亿美元，加上在阿富汗的费用，反恐战争总耗费达5000亿美元，成为美国参与过的最昂贵的战争。更为严峻的是，反恐战争的结果适得其反。在2006年4月完成的机密报告《国家情报评估》中，美国16个情报部门一致承认，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威胁，并催生了新一代“本土化”宗教极端分子。^[13]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06年8月9日的民调显示，60%的受访美国民众反对伊拉克战争，这是该新闻网自伊战以来所做系列调查中的最高比率。因伊拉克问题，布什的共和党输掉了中期选举、美国防部长被迫辞职。美国在伊拉克陷入“打不赢、走不了、输不起”的窘境，连布什也不得不承认“伊战有些像越战”了；^[14]三是“民主改造中东”事与愿违。2005年中东国家相继举行选举后，哈马斯、真主党、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影响力大增，中东什叶派日益得势，通过“颜色革命”上台的黎巴嫩政权也岌岌可危，迫使美国不得不又转过来对民选上台的激进势力进行打压，其“民主改造”战略陷入尴尬境地。

由于战略处境的恶化，美国不得不调整其单边主义政策，在伊拉克、伊核、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等问题上放低姿态，更多借助其他大国之力，使大国在中东事务上的合作与协调有所增强。欧盟、俄罗斯也借机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欧盟与中东一海相隔，其40%的石油进口来自中东，

欧盟的中东政策已成为其“近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担心中东乱局殃及自身，欧盟积极参与调解中东热点问题，与美国的合作日趋增多，但始终与美国保持距离：在伊朗核问题上，欧盟坚持不将主导权让与美国。2006年6月，欧盟提出“胡萝卜加大棒”的一揽子方案，发起新一轮外交攻势，力阻美国对伊朗动武。伊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后，围绕是否对伊制裁问题，欧盟一直在唱主角，力争将事态维持在可控范围内，以便随时恢复与伊朗的谈判；在伊拉克问题上，欧盟始终不认同美国的政策，且不愿过多插手为美国解套，因此长期作壁上观；在巴以和平进程上，欧盟推动中东问题有关四方通过援巴临时“国际机制”，强调必须重新推动巴以和谈进程，支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民族团结”政府，承诺向巴提供5000万欧元的援助，并在2006年11月由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三国共同提出一项中东和平新计划；在哈马斯和真主党的问题上，欧盟有意与美国拉开距离，拒绝将其列入“恐怖主义组织名单”；在黎以冲突问题上，法、德等国积极参与调解，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派出维和部队进驻黎巴嫩南部，也与美国公开“挺以”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

俄罗斯利用中东国家对美不满情绪日渐增长的有利时机，大力拓展同“特殊国家”的关系，彰显其大国作用和外交独立性，以图提升俄在中东的威望和地位。2006年初哈马斯胜选后，俄不顾美以反对，率先邀请哈马斯到访，击破了美以外交封锁哈马斯的僵局。在伊朗核问题上，俄罗斯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对伊动武或严厉制裁。在伊朗拒绝欧盟提案后，俄罗斯主动提出将伊铀浓缩活动移至俄境内进行的方案。对于2006年10月底欧盟三国提交安理会的对伊制裁决议草案，俄罗斯一直持反对态度，迫使美欧按俄的要求进行了较大修改，特别是在有关禁止伊朗核相关人员出国旅行等条款方面作出了实质性的让步。但与此同时，俄罗斯从未停止与伊朗的核合作，继续参与竞标伊两座新核电站的建设项目，甚至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坚持向伊朗和叙利亚出售武器。2007年2月，俄总统普京访问了沙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明确表示接近阿拉伯国家的意图，并在访问中多次暗示，与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相比，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可以更好地解决中东问题。此外，俄罗斯还准备投资3500万美元开设一家阿拉伯语电视台，以扩大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

五、未来中东总体局势不容乐观

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东总体形势仍不容乐观。因为，美国酝酿的伊拉克政策调整不可能产生逆转性效应，中东现存矛盾将进一步激化，中东地区短期内难以走出动荡旋涡。

第一，美国虽推出伊拉克新政策，但其战略困境短期内恐难根本改变。2007年1月10日，布什总统就伊拉克战略发表电视讲话，首次承认在伊拉克政策上犯了错误，并宣布美对伊新战略，包括向伊增兵，要求伊现政府承担更多责任以加速经济重建与民族和解进程，积极争取埃及、沙特等中东温和国家的支持以遏制伊朗的“核野心”等。但上述政策并不足以使美国走出当前的中东战略困境，主要原因在于美国难以对其政策进行根本性调整，布什的霸权理念和基本政策已在中东酿成诸多结构性矛盾，布什政府没有能力独自解决这些矛盾：第一，美国难以解决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与阿拉伯人反美情绪日益高涨之间的矛盾。美国在阿以冲突中长期公开偏袒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早就种下反美的种子。“9·11”后，美在反恐、防核扩散等问题上坚持双重标准，不少阿拉伯人还认为美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是在替以色列人打仗，是为改善以色列生存环境而采取的战略步骤。特别是在黎以冲突中，美国无视国际法准则和公理道义，公然支持以军对黎巴嫩城市进行持续的狂轰滥炸，酿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极大刺激了阿拉伯

世界的反美情绪，就连一开始相对低调的传统温和派阿拉伯国家也对美国的立场表示强烈不满。尽管美国长期坚持的偏袒以色列政策正在不断消耗着美在中东的战略资本，但美以同盟关系形同父子关系，支持以色列是自二战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特别是布什政府所一贯坚持的根本立场，不可能改变。一方面，以色列在中东一直充当着美国的战略支柱和“民主航母”，且对美长期控制和主导中东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数百万旅居美国的犹太人不同程度地控制着美国的金融、新闻等重要行业，在政治上也形成了强大的犹太院外集团，对美中东政策保持着强大影响力，以至于在国际上有“控制世界的是美国，而控制美国的是犹太人”之说。对美国来说，偏袒以色列已成为一个政策“死结”，根本无法解开。

第二，美国难以走出“越反越恐”的反恐怪圈。“9·11”事件是美国的切肤之痛，“恐怖主义忧惧症”至今挥之不去。因此，在美国反恐具有广泛共识，总统布什明确将反恐定为“长期战争”，并列为其对外战略的中心任务，且难有重大改变。但美国反恐的战线日益扩大，从“恐怖分子—恐怖组织—恐怖主义庇护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邪恶轴心—暴政前哨—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形成了一条越来越长的打击链。加之，美国反恐过度使用“先发制人”和“政权更迭”等暴力手段，在中东反恐的战线越来越长，战场和目标越来越模糊：如今基地组织影响已扩至整个地区，恐怖袭击波及面明显扩大；伊拉克已成为恐怖主义活动大本营；阿富汗的塔利班势力又死而未僵，开始复苏；伊朗借机扩张影响，并加紧核研发步伐，使美面临“恐怖主义+核扩散”的双重挑战；美与伊斯兰极端势力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布什政府既不能放弃反恐，又无力一举取胜，陷入“恐怖—反恐—恐怖升级—反恐升级”的恶性循环之中。在相当长时期内，美难以摆出反恐所致的困扰。

第三，美国难以解决防扩散与加剧扩散的矛盾。美国一直以“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卫道士自居，以此遏制、打击和围堵一些国家的求核愿望与行为。但美一直在核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严重影响了其追求的不扩散目标。美除不断强化自身核威慑能力外，甚至还宣布要发展并使用小型核武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一些邪恶国家，且公开与印度进行核合作。加之长期默许以色列拥核的立场，使美维护核不扩散目标的动机受到广泛质疑，甚至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在伊核问题影响下，中东掀起一股强劲的“核风潮”，埃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以及沙特、阿联酋等国以及阿盟均宣布要发展核技术，中东长期坚持的无核化局面日遭破坏。对此，美国难脱干系。

第四，美国难以解决民主改造“大中东”与伊斯兰激进势力坐大的矛盾。布什坚持西方的“自由民主”是根除恐怖主义的根本途径，“9·11”后在中东大张旗鼓地推行民主，结果导致一系列“错位”：一是给中东长期处于蛰伏和非法状态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以“新的舞台”；二是通过更迭伊拉克政权、打压叙利亚，极大削弱了该地区长期镇压伊斯兰激进势力的世俗力量，为伊斯兰激进势力松了绑；三是沙特、埃及等温和阿拉伯国家在美压力下，不得不在国内反恐和推行民主，导致激进势力活跃，与政府冲突增多，政局潜伏危机。这些后果均与美国的战略初衷严重错位。

鉴此，对中东的未来发展尤其是中东热点问题作如下展望：

美国在中东推行民主，表面上是为了反恐，但实际却是冷战后为巩固“一超独霸”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西化”世界的组成部分，中东则是美“西化”世界的“试验田”。因此，“大中东”民主改造的成败，不但直接关系到美对中东的主导和控制，也影响到美全球霸权战略的实现。但由于中东世俗力量边缘化，民主力量薄弱，民族和宗教矛盾错综复杂，深入推进“民主改造”正在引发新一轮伊斯兰复兴浪潮。美既然不能根本放弃其改造政策，必将继续在困境

当中挣扎。因此，从长远看，中东可能会成为美国霸权战略的“陷阱”。

一些中东国家政局极其脆弱，新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伊拉克教派冲突逐步升级，加上“基地”等恐怖组织的推波助澜，国内动乱迫近临界点。如果2007年驻伊联军逐步撤离，软弱、涣散的马利基政府根本不可能全面接管。目前，不仅美国和逊尼派对马利基政府不满，什叶派内部的反对者也日益增多，不排除伊拉克政府换将的可能。由于变数太多，伊未来局势走向将很难掌控，全面爆发内战和恐怖主义进一步蔓延的可能均存在。可以预料，如果伊爆发内战，将导致一种“全输”的局面。因为战乱可能诱发地区国家不同程度卷入，届时，更大范围的地区战争将难以避免，可能出现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对决，甚至引发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的较量。^[15]迫于西方及以色列的封锁和打压，巴勒斯坦哈马斯不得不谋求与法塔赫组建民族联合政府，但“麦加协议”只是笼统地就新政府的政治纲领达成了共识，哈马斯并没有就是否承认以色列和遵守业已达成的巴以协议作明确承诺，双方合作基础脆弱，随时可能再度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阿巴斯2007年2月下旬访问欧洲四国，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诺解除对巴经济封锁。欧洲国家的立场依旧强硬：任何新的巴政府都必须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这是恢复国际援助的先决条件。可以预期，如果未来的联合政府仍以哈马斯为主体，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很难改变对哈马斯的封堵政策。就巴以双方而言，在国际社会的调解下，巴以和谈在被边缘化6年之后似乎出现了重新启动的可能，以色列主动向巴方提出“求和”信息，哈马斯也愿意在领土问题上做出让步，希望与以休战十年。但巴以双方积怨已深，在耶路撒冷归属、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和巴以边界划分等核心问题上的矛盾几乎不可调和，任何“擦枪走火”事件都将可能葬送目前的暂缓局面。自黎以冲突以来，黎巴嫩局势剧烈动荡，亲叙和反叙派矛盾日趋白热化。真主党分权决心已定，发誓西尼乌拉不下台就不收兵，甚至将采取进一步行动。现政权压力激增，黎亲美政府面临垮台危险。另外，黎现任总统拉胡德将于2007年11月结束任期，占议会多数的反叙派可通过宪法规定的议员内部投票获得总统职位，反对派必将会在未来不足一年的时间内发起一系列“攻势”。因此，双方围绕新总统职位的争夺势不可免，黎政坛危机还将持续。

伊朗核危机前景仍充满变数，美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也在增大。2007年以来，美国在安理会1737号决议基础上，对伊朗采取一系列新的动作，美国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明显增大：一是明确显示强硬立场。布什总统在年初推出的伊拉克“新政”，不仅断了各方希望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的念想，还对伊朗发出严重警告。在随后发表的2007年国情咨文中，他又明确表示决不允許伊朗拥有核武；二是加强军事部署。2007年1月10日布什下令向海湾增派航母群，同时在该地区部署“爱国者”导弹，美增兵伊拉克就明显有威慑伊朗之意；三是公开打击伊朗在伊拉克的活动。驻伊美军不顾外交惯例，先后于2006年底、2007年初两次抓捕伊朗驻伊拉克领事馆人员，最近布什政府明确授权美军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朗间谍“可杀可抓”，以摧毁伊朗在伊拉克经营的“什叶派网络”；四是广撒金融制裁之网。美已强令关闭伊朗出口银行和军队银行在美各地分行，并说服欧洲数家大银行（如英国汇丰银行、瑞士信贷银行、德国商业银行、荷兰银行及法国里昂信贷等）停止或减少与伊朗的金融业务往来；五是策划建立中东“反伊朗联盟”。美国务卿赖斯和国防部长盖茨先后访问以、约、埃、沙等国，协调各方的两伊政策，争取共同遏制伊朗核发展。美还鼓动沙特向黎巴嫩政府和巴勒斯坦的法塔赫提供巨额财政援助，以抵御伊朗对真主党和哈马斯的援助，并通过日益加码的“金援竞赛”拖垮伊朗；六是以色列不时爆出以军事手段摧毁伊朗核设施的传言，配合美国营造动武气氛，加大对伊朗的军事威慑。目前，美伊都在走“战争边缘政策”，但双方冲突仍有缓解余地。据美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披露，美伊两国一直在进行间接对话。2007年1月28日，伊外交部发言人称，伊已收

到美方一封信，信中表达了希望解决两国间分歧的愿望，伊正对这封信进行“研究”。因此，美制裁和围堵伊朗仍留有余地，伊朗在内外压力下也存在调整政策的可能。此外，目前美国武力打击伊朗的条件尚不成熟。由于美受困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短期内难以腾出手来对付伊朗。共和党中期选举失利后，布什总统在伊朗问题上正受到国会越来越多的制约。美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拜登已多次表示，美对伊动武必须得到国会的授权。许多美军方高官也纷纷反对武力打击伊朗，认为风险太大。而且，美国现在的国际处境已不同于5年前“9·11”事件后的情形，既无法争取到安理会对伊朗动武的授权，也难以再采取进一步的单边行动。但也不能排除极端情况发生。如布什获得确切情报证明伊朗拥核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或美军在伊拉克追击涉嫌卷入伊拉克反叛武装的伊朗人员时误入伊朗境内，从而导致双方摩擦升级，进而一发不可收拾等。此外，布什政府已定下强硬政策基调，今年一开局对伊政策就充满火药味，显示其对伊已开始失去耐心。如伊朗强硬派仍在未来占据上风并一意孤行，甚至真正掌握美国所不能容忍的核技术，布什在其任期内对伊动武的可能将增大，届时来自各方的压力也将明显弱化。

中东地区酝酿新的动荡，激进与温和势力的矛盾将日益突出。一方面，伊朗企图拥核，并以支持哈马斯、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等为杠杆，加大对巴勒斯坦、黎巴嫩和伊拉克的影响和控制，已引发其他大国的危机感，埃及、沙特、土耳其、以色列均有意遏制伊朗影响的扩张，未来中东新的激进与温和阵线分野将逐渐清晰，对立和冲突已不可避免。另一方面，由于以两伊为首的什叶派在中东政治舞台的逐步坐大，逊尼派阿拉伯大国忧心忡忡。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军撤离伊拉克，沙特将会大力援助伊逊尼派，以防止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搞教派屠杀。^[16]如果爆发更大范围的教派冲突，中东局势将更难控制。因此，持续动荡将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东形势的主要特征。

[参考文献]

- [1] 陈笛. 伊拉克又死上百 联合国称去年 3.4 万伊平民丧生 [EB/OL]. [2007-01-18].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1/18/content_5621035.htm.
- [2] 张伟. 10 月伊死于暴力的平民人数超过 3700 名 [EB/OL]. [2006-11-23].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1/23/content_5364138.htm.
- [3] 刘历彬. 伊拉克冲突可能导致中东战争 [N]. 今日早报, 2006-12-10 (10).
- [4] 闫珺岩, 张伟. 伊拉克联邦制: 分裂还是和解 [EB/OL]. [2006-10-13].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0/13/content_5198691.htm.
- [5] 田辉. 科威特媒体: 美国计划 4 月前打伊朗 [N]. 新闻晨报, 2007-01-16 (9).
- [6] 伊朗最高领袖称若遭袭击将进行报复 [EB/OL]. [2007-02-09].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7-02/09/content_5718562.htm.
- [7] 李学江. 一场两败俱伤没有赢家的战争 [N]. 人民日报, 2006-08-14 (7).
- [8] 洪漫, 王志强. 经济封锁给巴勒斯坦财政经济造成严重打击 [EB/OL]. [2007-02-13].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42773/70859/5148125.html>.
- [9] 子琦. 哈尼亚: 伊朗将援巴 2.5 亿美元 [EB/OL]. [2006-12-12].
http://211.154.103.100/ycwb/2006-12/12/content_1314364.htm.

- [10] 黄培昭. 巴勒斯坦安全形势恶化. [N]. 人民日报, 2006-12-12 (7) .
- [11] 耿学鹏. 美国中东政策 叙利亚再遭打击[N]. 新华每日电讯, 2006-03-01 (5) .
- [12] 杨晴川, 潘云召. 调查显示阿拉伯国家民众对美国的看法日趋负面[EB/OL]. [2006-12-15] .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2/15/content_5488931.htm.
- [13] 美情报机构承认: 伊战加剧全球恐怖主义威胁[N]. 新华每日电讯, 2006-09-25 (5) .
- [14] 邹德浩, 牛北溟. 美军死亡连创新高, 布什承认伊战像越战[N]. 环球时报, 2006-10-22 (1) .
- [15] 马晓霖. 伊拉克内战的阴影有多重? [N]. 北京青年报, 2007-02-14 (5) .
- [16] 黄恒. 沙特: 美若从伊撤军 将武器援助伊逊尼派[OB/OL]. [2006-12-14] .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2/14/content_5483240.htm.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ts Prospect

LI Rong LIAO Baizhi

Abstract In the past one year, four issues of general interest ranging from Palestine-Israeli conflict, Lebanon-Israeli conflict, Iraqi turmoil to Iran nuclear development were upgrading alternatively; Islamic extremism force like Hamas and Hezbollah were keeping growing in strength; influence from U.S., EU, Russia and other nations rose one after another in the Middle East. This article aims to make a description as well as conclusion to the overall Middle East situation, grasp the latest trend and predict the prospect of the Middle East situation.

Key Words The Hot-spot Issues in the Middle East; Islamic Radical Forces; Big Powers' Middle East Policy

(责任编辑: 杨 阳)